

曹文轩文集

草房子



作家出版社

草房子



曹文轩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草房子/曹文轩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2.10

(曹文轩文集)

ISBN 7-5063-2480-6

I. 草… II. 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2614 号

草房子

作者:曹文轩

责任编辑:袁敏

装帧设计:张晓飞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260千

印张:12.5

插页:7

印数:001-8000

版次:2003年1月第1版

印次: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63-2480-6/I·2464

定价:22.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总 序

我从未有过出版文集的念头。但这几年登门与我商谈文集出版的出版社，却渐渐地多了起来。每每谈起此事，我总是心虚地一笑，领了人家的一番好意，却婉言谢绝了。我对自己的东西从来没有低看，但也从来没有高看。只是想等日后“混出个人样儿来了”再作打算。就现在这些文字，与其让它们汇集在一起显示于人，还不如让它们七零八落地散放在某个地方——给人一个模糊的、零碎的感觉倒也好。但到后来，一些出版社的朋友认真起来了，三番五次地来游说我，直到将已填好了的、条件非常诱人的合同书放在了我的面前。理由种种，其中一条是他们都要提起的：在当代作家中，既搞创作又做学问的大概没有几家，又有文学作品又有学术著作的文集大概也没有几种。我依然一笑：我既没有将作品写好，也没有将学问做好。但心却不由得有些动了。摇摆不定之中，作家出版社出现了。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谈任何条件之时，我便在心中认定由它出版这套文集可能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我忽然明白了我在等什么。这也许就是天意。

在整理文集的过程中，欣喜与羞愧参半。欣喜者，一些作品一些文章，虽然过去了许多年——离现在时间最长的差不多都有二十年了，但即使现在读起来，也还能读得下去。我惊讶自己许



多年前的文字与思想怎么至今还依然活着，心中甚至不免有点洋洋得意。羞愧者，是从前文字的粗糙、叙事方式的笨拙、思想的简单和情感的涨满。有时，我几乎要与一些文字过不去了。但最终我还是放了自己一马：能在那时就将东西写到这个份上，也就不错了，何必太为难自己。按理说，时间久远，是不能成为原谅自己从前的理由的。但在中国，我却以为是可以成为原谅自己从前的理由的，因为，我们——全体，曾经是在一段漫长的平庸的岁月中度过的，任何个人，即便他是个天才，也是无法抵御那种质量低下——甚至是低劣的思维模式的塑就的。谁也不要吹嘘自己的过去。在将那些比较久远的文字收入文集时，我基本上没有作多少改动——让从前的一番真诚就这样粗朴、稚拙地留下吧。我无法改写我的历程，就像我无法改写我生存于其中的世界之历程一样。《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以及一些短篇小说等，大概属于此列。如果在现在，我是不会写这样的文字的——即使想写成这个样子都是不可能的，但我依然还是非常喜欢它们。这就如同父母看到当年因营养不良而显得瘦弱的孩子和看到现在因物质条件的改善而显得强壮的孩子都同样喜欢一样——都是自己的孩子。我甚至有点偏爱它们，这又如同父母会特别怜爱一群孩子中的那些瘦弱的孩子一样。更何况这些文字在当年还曾风光过。

当然，收在文集中的绝大部分文字，却还是近几年写的。细心的读者大概一眼就能认出。

虽说是文集，我并没有不加选择地将什么都收罗进去，相当数量的文字被我毫不犹豫地搁下了。我与责编袁敏女士商量确定，只收整装的。因此，大量短篇小说、短文以及大量论文都被

搁置在了一边。

这套文集确实是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文学作品，一部分是学术性文字。这些年来，我常常会被问到：你兼作家与学者为一身，有无分裂之感？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甚至觉得这是一个假问题。因为，事实上，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不少这号“脚踩两只船”的人。萨特、加缪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米兰·昆德拉、纳博科夫是极具风范的大学教员和别具一格的文学研究者。不久前看卡尔维诺的《美国讲稿》，我兴奋不已，并在心中认定这是一份丰厚而昂贵的学术遗产。不说世界，就说中国。当年鲁迅、闻一多、朱自清、周作人他们那一拨人，许多都在大学任教并做学问。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今天任何一个从事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学者都无法绕过去的学术经典。这个传统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被丢失了，十分可惜。若是生生不息一直延续至今，中国文学一定会有很多好看的字面，也一定会有一番优雅的品质，甚至会将中国文学打到一个令人满意的高度上。对于我个人而言，我从来也没有因操持两者而困惑过或觉得无法兼容。两者给我带来的始终是心情舒畅。我曾将学术研究与创作喻为天上、地上——在地上走累了，就到天上飞一会儿，在天上飞累了，就再到地上走一会儿。学术使我获得了无论是做人还是作文都需要的一份静穆而神圣的理性。而创作使我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依然保持了一份必要的可点石成金的感悟和做人所必需的情趣。以后，我也不会去作一个纯粹的作家或一个纯粹的学者。

在这篇短序里，我不想太多地谈论我的文学观，因为收在文集里的许多文章，已经十分鲜明也已十分充分地表述了我的一系

列的文学主张。在文学观方面，我可能是属于那种比较古典又未免有点偏激并很难被说服的人。

那些关于文学的基本想法，多少年来，我就没有过片刻的怀疑，时至今日，已变得十分地顽固了，大有水波不进、针插不进的架势。我不是唯艺术者，但我对艺术性确实很在意——非常在意。在书写过程中，“艺术”二字，始终如雷贯耳响彻在我思维的上空。我从来也不认为文学对现实进行依样画葫芦式的摹写是一条正路。我企图写出一些无愧于“艺术”的作品——朝思暮想、时时刻刻，尽管心中所求与手下所出之间总是有遥远的距离，但我愿意以一生的时光委身于它。尼采说：“艺术，惟有艺术，我们有了艺术就可不因为真理而死亡。”对文学，我没有尼采这样的悲壮感与崇高感。但我却始终暗抱一个十分私人性的期望：青年的我、中年的我所写的文字，是为老年的我准备下的——但愿在我老态龙钟之时重温这些文字，不至于过于汗颜和后悔光阴的虚掷，而能于夕阳西下的晚景中有一些温馨的、美好而朴实的回忆。

感谢作家出版社，感谢袁敏女士，感谢我的家人、我的学生和一切对这套文集给予无私关注与不惜付出心血的朋友。我惟一能报答他们的就是日后对于文字的更为努力的操持。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八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

那是一九六一年八月的一个上午，秋风乍起，暑气已去，十四岁的男孩桑桑，登上了油麻地小学那一片草房子中间最高一幢的房顶。他坐在屋脊上，油麻地小学第一次一下子就全都扑进了他的眼底。秋天的白云，温柔如絮，悠悠远去，梧桐的枯叶，正在秋风里忽闪忽闪地飘落。这个男孩桑桑，忽然地觉得自己想哭，于是就小声地呜咽起来。

明天一大早，一只大木船，在油麻地还未醒来时，就将载着他和他的家，远远地离开这里——他将永远地告别与他朝夕相伴的这片金色的草房子……



目 录

第一章 秃鹤	001
第二章 纸月	032
第三章 白雀(一)	066
第四章 艾地	102
第五章 红门(一)	136
第六章 细马	172
第七章 白雀(二)	205
第八章 红门(二)	230
第九章 药寮	257
追随永恒(跋)	289

附 草房子(电影文学剧本)

第一章 秃鹤

秃鹤与桑桑从一年级开始，一直到六年级，都是同班同学。

秃鹤应该叫陆鹤。但因为他是十足的小秃子，油麻地的孩子，就都叫他秃鹤。秃鹤所在的那个小村子，是个种了许多枫树的小村子。每到秋后，那枫树一树一树地红起来，红得很耐看。但这个村子里，却有许多秃子。他们一个一个地光着头，从那么好看的枫树下走，就吸引了油麻地小学的老师们的脚步，在一旁静静地看。那些秃顶在枫树下，微微泛着红光。遇到枫叶密集，偶尔有些空隙，那边有人走过时，就会一闪一闪地亮，像沙里的瓷片。那些把手插在裤兜里或双臂交叉着放在胸前的老师们，看着看着，就笑了起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秃鹤已许多次看到这种笑了。

但在桑桑的记忆里，秃鹤在读三年级之前，似乎一直不在意他的秃头。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村也不光就他一个人是秃子，又或许是因为秃鹤还太小，想不起来自己该在意自己是个秃子。秃鹤一直生活得很快活。有人叫他秃鹤，他会很高兴地答应的，仿佛他本来就叫秃鹤，而不叫陆鹤。

秃鹤的秃，是很地道的。他用长长的好看的脖子，支撑起那么一颗光溜溜的脑袋。这颗脑袋绝无一丝瘢痕，光滑得竟然那么均匀。阳光下，这颗脑袋像打了蜡一般地亮，让他的同学们无端地想起，夜里它也会亮的。由于秃成这样，孩子们就会常常出神地去看，并会在心里生出要用手指头蘸了一点唾沫去轻轻摩挲它一下的欲望。事实上，秃鹤的头，是经常被人抚摸的。后来，秃鹤发现了孩子们喜欢摸他的头，就把自己的头看得珍贵了，不再由着他们想摸就摸了。如果有人偷偷摸了他的头，他就会立即掉过头去判断，见是一个比他弱小的，他就会追过去让那个人在后背上吃一拳；见是一个比他有力的，他就会骂一声。有人一定要摸，那也可以，但得付秃鹤一点东西：要么是一块糖，要么是将橡皮或铅笔借他用半天。桑桑用一根断了的格尺，就换得了两次的抚摸。那时，秃鹤将头很乖巧地低下来，放在了桑桑的眼前。桑桑伸出手去摸着，秃鹤就会数道：“一回回了……”桑桑觉得秃鹤的头很光滑，跟他在河边摸一块被水冲洗了无数年的鹅卵石时的感觉差不多。

秃鹤读三年级时，偶然地，好像是在一个早晨，他对自己的秃头在意起来了。秃鹤的头现在碰不得了。谁碰，他就跟谁急眼，就跟谁玩命。人再喊他秃鹤，他就不再答应了。并且，谁也不能再用东西换得一摸。油麻地的屠夫丁四见秃鹤眼馋地看他肉

案上的肉，就用刀切下足有二斤重的一块，用刀尖戳了一个洞，穿了一截草绳，然后高高地举在秃鹤眼前：“让我摸一下你的头，这块肉就归你。”说着，就要伸出油腻的手来。秃鹤说：“你先把肉给我。”丁四说：“先让我摸，然后再把肉给你。”秃鹤说：“不，先把肉给我。”丁四等到将门口几个正在闲聊的人招呼过来后，就将肉给了秃鹤。秃鹤看了看那块肉——那真是一块好肉！但秃鹤却用力向门外一甩，将那块肉甩到了满是灰土的路上，然后拔腿就跑。丁四抓了杀猪刀追出来。秃鹤跑了一阵却不再跑了。他从地上抓起一块砖头，转过身来，咬牙切齿地面对着抓着锋利刀子的丁四。丁四竟不敢再向前一步，将刀子在空中挥舞了两下，说了一声“小秃子”，转身走了。

秃鹤不再快活了。

那天下大雨，秃鹤没打雨伞就上学来了。天虽下雨，但天色并不暗。因此，在银色的雨幕里，秃鹤的头，就分外的亮。同打一把红油纸伞的纸月与香椿，就闪在了道旁，让秃鹤走过去。秃鹤感觉到了，这两个女孩的眼睛在那把红油纸伞下正注视着他的头。他从她们身边走了过去。当他转过身来看她们时，他所见到的情景是两个女孩正用手捂住嘴，遮掩着笑。秃鹤低着头往学校走去。但他没有走进教室，而是走到了河边那片竹林里。

雨“沙沙沙”打在竹叶上，然后从缝隙中滴落到他的秃头上。他用手摸了摸头，一脸沮丧地朝河上望着。水面上，两三只羽毛丰满的鸭子，正在雨中游着，一副很快乐的样子。

秃鹤捡起一块瓦片，砸了过去，惊得那几只鸭子拍着翅膀往远处游去。秃鹤又接二连三地砸出去六七块瓦片，直到他的瓦片

再也惊动不了那几只鸭子，他才罢手。他感到有点凉了，但直到上完一节课，他才抖抖索索地走向教室。

晚上回到家，他对父亲说：“我不上学了。”

“有人欺负你了？”

“没有人欺负我。”

“那为什么说不上学？”

“我就是不想上学。”

“胡说！”父亲一巴掌打在了秃鹤的头上。

秃鹤看了父亲一眼，低下头哭了。

父亲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他转身坐到灯光照不到的阴影里的一张凳子上，随即，秃鹤的秃头就映出了父亲手中忽明忽暗的烟卷的亮光。

第二天，父亲没有逼秃鹤上学去。他去镇上买回几斤生姜：有人教了他一个秘方，说是用生姜擦头皮，七七四十九天，就能长出头发来。他把这一点告诉了秃鹤。秃鹤就坐在凳子上，一声不吭地让父亲用切开的姜片，在头上来回擦着。父亲擦得很认真，像一个想要让顾客动心的铜匠在擦他的一件青铜器。秃鹤很快就感到了一种火辣辣的刺痛。但秃鹤一动不动地坐着，任由父亲用姜片去擦着。

桑桑他们再见到秃鹤时，秃鹤依然还是个秃子，只不过那秃头有了血色，像刚喝了酒一样。

不知是纸月还是香椿，当秃鹤走进教室时，闻到了一股好闻的生姜味，便轻轻说出声来：“教室里有生姜味。”

当时全班的同学都在，大家就一齐嗅鼻子，只听见一片吸气声。随即都说确实有生姜味。于是又互相地闻来闻去，结果是好

像谁身上都有生姜味，谁又都没有生姜味。

秃鹤坐在那儿不动。当他感觉到马上可能就有一个或几个鼻子顺着气味的来路嗅呀嗅的就要嗅到他，并直嗅到他的头上时，说了一声“我要上厕所”，就赶紧装出憋不住的样子跑出了教室。他跑到了河边上，用手抠了一把烂泥，涂在了头上，然后再用清水洗去。这样反复地进行了几次，直到自己认为已经完全洗去生姜味之后，才走向教室。

七七四十九天过去了，秃鹤的头上依然毫无动静。

夏天到了，当人们尽量从身上、脑袋上去掉一些什么时，秃鹤却戴着一顶父亲特地从城里买回的薄帽，出现在油麻地人的眼里。

二

桑桑是校长桑乔的儿子。桑桑的家就在油麻地小学的校园里，也是一幢草房子。

油麻地小学是一色的草房子。十几幢草房子，似乎是有规则，又似乎是没有规则地连成一片。它们分别用做教室、办公室、老师的宿舍，或活动室、仓库什么的。在这些草房子的前后或在这些草房子之间，总有一些安排，或一丛两丛竹子，或三株两株蔷薇，或一片花开得五颜六色的美人蕉，或干脆就是一小片夹杂着小花的草丛。这些安排，没有一丝刻意的痕迹，仿佛这个校园，原本就是有的，原本就是这个样子。这一幢一幢草房子，看上去并不高大，但屋顶大大的，里面很宽敞。这种草房子实际

上是很贵重的。它不是用一般稻草或麦秸盖成的，而是从三百里外的海滩上打来的茅草盖成的。那茅草旺盛地长在海滩上，受着海风的吹拂与毫无遮挡的阳光的曝晒，一根一根地都长得很有韧性，阳光一照，闪闪发亮如铜丝，海风一吹，竟然能发出金属般的声响。用这种草盖成的房子，是经久不朽的。这里的富庶人家，都攒下钱来去盖这种房子。油麻地小学的草房子，那上面的草又用得很考究，很铺张，比这里的任何一个人家的选草都严格，房顶都厚，因此，油麻地小学的草房子里，冬天是温暖的，夏天却又是凉爽的。这一幢幢房子，在乡野纯净的天空下，透出一派古朴来，但当太阳凌空而照时，那房顶上金泽闪闪，又显出一派华贵来。

桑桑喜欢这些草房子，这既是因为他是草房子里的学生，又是因为他的家也在这草房子里。

桑桑就是在这些草房子里、草房子的前后与四面八方来显示自己的，来告诉人们“我就是桑桑”的。

桑桑就是桑桑，桑桑与别的孩子不大一样，这倒不是因为桑桑是校长的儿子，而仅仅只是因为桑桑就是桑桑。

桑桑的异想天开或者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古怪的行为，是一贯的。桑桑想到了自己有个好住处，而他的鸽子却没有……他的许多鸽子还只能钻墙洞过夜或孵小鸽子，他心里就起了怜悯，决心要改善鸽子们的住处。当那天父亲与母亲都不在家时，他叫来了阿恕与朱小鼓他们几个，将家中的碗柜里的碗碟之类的东西统统收拾出来扔在墙角里，然后将这个碗柜抬了出来，根据他想像中的一个高级鸽笼的样子，让阿恕与朱小鼓他们一起动手，用锯子与斧头对它大加改造。四条腿没有必要，锯了。玻璃门没有必

要，敲了。那碗柜本有四层，但每一层都大而无当。桑桑就让阿恕从家里偷来几块板子，将每一层分成了三档。桑桑算了一下，一层三户“人家”，四层共能安排十二户“人家”，觉得自己为鸽子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心里觉得很高尚，自己被自己感动了。当太阳落下，霞光染红草房子时，这个大鸽笼已在他和阿恕他们的数次努力之后，稳稳地挂在了墙上。晚上，母亲望着一个残废的碗柜，高高地挂在西墙上成了鸽子们的新家时，将桑桑拖到家中，关起门来一顿结结实实的揍。但桑桑不长记性，仅仅相隔十几天，他又旧病复发。那天，他在河边玩耍，见有渔船在河上用网打鱼，每一网都能打出鱼虾来，就在心里希望自己也有一张网。但家里却并无一张网。桑桑心里痒痒的，觉得自己非有一张网不可。他在屋里屋外转来转去，一眼看到了支在父母大床上的蚊帐。这明明是蚊帐，但在桑桑的眼中，它却分明是一张很不错的网。他三下两下就将蚊帐扯了下来，然后找来一把剪子，三下五除二地将蚊帐改制成了一张网，然后又叫来阿恕他们，用竹竿做成网架，撑了一条放鸭的小船，到河上打鱼去了。河两岸的人都到河边上来看，问：“桑桑，那网是用什么做成的？”桑桑回答：“用蚊帐。”桑桑心里想：我不用蚊帐又能用什么呢？两岸的人都乐。女教师温幼菊担忧地说：“桑桑，你又要挨打了。”桑桑突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在两岸那么多有趣的目光注视下，他却还是很兴奋地沉浸在打鱼的快乐与冲动里。中午，母亲见到竹篮里有两斤鱼虾，问：“哪来的鱼虾？”桑桑说：“是我打的。”“你打的？”“我打的。”“你用什么打的？”“我就这么打的呗。”母亲忙着要做饭，没心思去仔细考查。中午，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吃着鱼虾，吃着吃着，母亲又起了疑心：

“桑桑，你用什么打来的鱼虾？”桑桑借着嘴里正吃着一只大龙虾，故意支支吾吾地说不清。但母亲放下筷子不吃，等他将那只虾吃完了，又问：“到底用什么打来的鱼虾？”桑桑一手托着饭碗，一手抓着筷子，想离开桌子，但母亲用不可违抗的口气说：“你先别走。你说，你用什么打的鱼虾？”桑桑退到了墙角里。小妹妹柳柳坐在椅子上，一边有滋有味地嚼着虾，一边高兴地不住地摆动着双腿，一边朝桑桑看着：“哥哥用网打的鱼。”母亲问：“他哪来的网？”柳柳说：“用蚊帐做的呗。”母亲放下手中的碗筷，走到房间里去。过不多一会儿，母亲又走了出来，对着拔腿已跑的桑桑的后背骂了一声。但母亲并没有追打。晚上，桑桑回来后，母亲也没有打他。母亲对他的惩罚是：将他的蚊帐摘掉了。而摘掉蚊帐的结果是：他被蚊子叮得浑身上下到处是红包，左眼红肿得发亮。

眼下的夏天，是地地道道的夏天。太阳才一露脸，天地间便弥漫开无形的热气，而当太阳如金色的轮子，轰隆隆滚动过来，直滚到人的头顶上时，天地间就仿佛变得火光闪闪了。河边的芦苇叶晒成了卷，一切植物都无法抵抗这种热浪的袭击，而昏昏欲睡地低下了头。大路上，偶尔有人走过，都是匆匆的样子，仿佛在这种阳光下一旦呆久了，就会被烧着似的。会游泳与不会游泳的孩子，都被这难忍的炎热逼进了河里。因此，河上到处是喧闹声。

桑桑已在水中泡了好几个钟头了，现在他先到岸上来吃个香瓜，打算吃完了再接着下河去。他坐在门槛上一边吃着，一边看着母亲拿了根藤条抽打着挂满了一院子的棉被与棉衣。他知道，这叫“曝伏”，就是在最炎热的伏天里将棉被棉衣拿到太阳光下